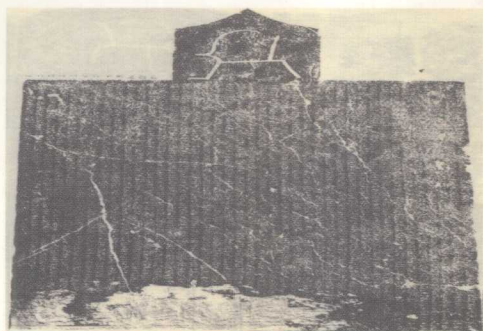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GUDAI TUJUEWEN
BEIMING YANJIU

耿世民 著

古代突厥文 碑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耿世民 著

古代突厥文 碑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 耿世民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81056-976-9

I. 古… II. 耿… III. 突厥—墓志—研究—中国
IV. G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251 号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作 者 耿世民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975-9/K·98

定 价 30.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我从事古代突厥语文学习、研究 50 多年。50 年来我不断搜集有关这一方面研究的国内外论著。早在 1976 年我受新疆有关方面的委托主持开办古代突厥语班时，就编写了八册《古代突厥语文献选读》，其中第一册内容为古代突厥鄂尔浑文碑铭和写本方面的选文。

国外对古代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先后出版了直接从古代突厥文翻译的英、德、法、俄、土耳其等语言的译本。我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虽有韩儒林等学者对阙特勤、毗伽可汗、噶欲谷、磨延啜碑文进行了汉文翻译，但都是从欧洲文字转译的。20 世纪 80 年代在林幹先生等的《突厥史》、《回纥史》中，作为附录刊出了本人关于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主要碑文的汉文译文，但没能附录原文（拉丁转写），是为最大的缺憾。

古代突厥文碑铭是研究古代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它们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汉文史料所不能取代的。此外，现在国内 55 个少数民族中就有 7 个民族操突厥语族的语言。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语言，就要懂得古代突厥语，了解这些语言的发展历史。为了方便年轻一代学人学习古代突厥语文，所以我不揣冒昧，在自己耄耋之年撰写了这部研究古代突厥语文的书。其中的“古代突厥语法纲要”一章是在我 20 世纪 50 年代一篇旧作的基础上修补而成。“参考书目录”一章我尽量收入了最新的论著。由于篇幅所限，选文只限于属于第二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的九个主要碑文：《噶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

《阙利啜碑》、《翁金碑》、《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和苏吉碑》。其他碑文只好割爱了。

这里我还想就如何学习、掌握古代突厥语文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对汉族同志来说，首先要掌握好一种现代突厥语（如维吾尔或哈萨克语等，也包括对突厥比较语言学和突厥民族历史的学习），然后再认真学好古代突厥语。为了学好这些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几种外语：除国际流行的英语外，首先要学习德语。这是因为拉德罗夫（W. Radloff）、葛玛丽（A. von Gabain）、缪勒（F. W. K. Mueller）、邦格（W. Bang）、勒寇克（Le Coq）等著名突厥学家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研究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德文写成。加之这些年来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在回鹘文献研究和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形成关于古代突厥语研究方面的文献的 90% 左右是用德语写成的局面。由于前苏联和俄国长期在突厥语言学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的地位（因过去和现在其国内都有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居住），加之又有一批像马洛夫（S. Malov）那样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文献研究和像巴斯卡阔夫（N. A. Baskakov）那样的突厥语言学的专家，所以俄文也是要掌握的。由于 1893 年首先解读鄂尔浑古代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木森（V. Thomsen）的主要奠基性的著作是用法文写成，加之法国也出现了像路易·巴赞（L. Bazin）、哈米勒屯（J. Hamilton）等优秀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所以法文也是要懂的。再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中亚、西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加之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如庄垣内正弘、森安孝夫等新一代突厥学家（老一代如羽田亨、小野川秀美、山田信夫、护雅夫等人且不说），所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日文（至少能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近三四十年来，土耳其（其语言属突厥语族）由于重视对古代突厥历史、文化、语文的研究，不仅许多欧美出版的有关重要的著作很快就有了土耳其文译本，而且土耳其学者也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所以为了达到

能阅读的水平，对土耳其语也要下些功夫。那种认为已学好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人，不学土耳其语也能看懂土耳其文的观点是不对的。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年轻学者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还要首先学好汉文，要能阅读汉文古籍。因为众所周知，关于古代突厥历史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汉文史籍中。作为中国的突厥学家，我们理应要有这方面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汉族抑或少数民族学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可走，它要求要有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幸世界学术发展到今天，不论任何学科都已有了前人奠基性的著作。只要在前辈学者已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上勇于开拓，未来的中国突厥学家定会有所成就的。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碑文由于出自统治阶级之手，所以像汉文史料一样，碑文个别地方也存在某些不实之词。对此，我们都要批判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

最后，我还想说，我这一代中国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掌握材料（特别是国外这方面研究的材料）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我这本书只希望能为未来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子提供一个阶梯，避免我走过的那些弯路。愿我国的突厥学繁荣昌盛！

耿世民

2003年12月岁末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一、前 言	(1)
二、古代突厥、回纥(回鹘)历史简述	(1)
三、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23)
四、现存主要碑铭	(45)
五、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及其来源	(57)
六、古代突厥语法纲要	(67)
七、《噶欲谷碑》	(92)
八、《阙特勤碑》	(115)
九、《毗伽可汗碑》	(148)
十、《阙利啜碑》	(177)
十一、《翁金碑》	(185)
十二、《磨延啜碑》	(193)
十三、《铁尔痕碑》	(206)
十四、《铁兹碑》	(219)
十五、《苏吉碑》	(225)
十六、字 典	(229)

十七、参考书目录	(265)
十八、附 录	
1. 《占卜书》	(285)
2. 古代突厥碑铭	(303)
十九、古代突厥文碑铭样品选 (图版一一五)	(328)
二十、后 记	(333)

Contents

1. Preface.....	(1)
2. Outline of the Old Turk and Uighur's History.....	(1)
3. Discovery, Decipherment and Studies of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23)
4. Extant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45)
5. Alphabet and Orthography.....	(57)
6. Outline of the Old Turkic grammar	(67)
7. Tonyuquq Inscription.....	(92)
8. Kül Tigin Inscription	(115)
9. Bilga Qaghan Inscription.....	(148)
10. Küli Chor Inscription.....	(177)
11. Ongin Inscription	(185)
12. Moyan Chor Inscription.....	(193)
13. Terkhin Inscription.....	(206)
14. Tez Inscription	(219)
15. Suji Inscription	(225)

16. Glossary.....	(229)
17. Bibliography	(265)
18. Appendices	
1) Yrq Bitig.....	(285)
2)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 Bazin 's Article "La literature epigraphique turque ancienne".....	(303)
19. Samples of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328)
20. Postscript	(333)

古代突厥、回纥（回鹘）历史简述

突厥汗国

突厥^①二字是汉字的写法（古音为 *duwət kiwət*）。在突厥语中读作 *Türk* 或 *Türük*，意思是“强有力的”。古代突厥文写作 $\text{𐰇𐰺𐰍𐰏}^2\text{ut}^2$ 。汉文中的“突厥”二字，按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的解释，来自古代柔然语的 *Türüküt*。他认为汉人是从柔然人那里听到突厥的名字而写成的。现在我们知道，突厥一名来自粟特语 *Turkut*。

突厥建国于 552 年。公元 580 年分裂为东、西突厥汗国两部分。

在我国长城内外，历史上曾有多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但只有突厥汗国、回鹘汗国最早留下了用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字材料。突厥人约从公元 7 世纪起就开始使用文字。古代新疆的和田文、龟兹文可能在公元前后产生，但后来这些语文都变成死的语文。而古代突厥文则不一样，它是我国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操突厥语民族的最古文字，对研究这些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

① 古代突厥语写作 *Türk* 或 *Türük*，有“强有力的”之意。关于汉文史籍中“突厥”一词，早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认为是 *Türüküt*（-üt 为操古代柔然语的复数字尾）一词的译音。自从属于第一突厥汗国时代的 Bugut 碑发现后，学者们多认为 *Türüküt* 一名来自粟特语（-üt 为粟特语的复数字尾）。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外已形成专门的学科——古代突厥语文学（Old Turk Philology），或称如尼学（Runelogy）。

公元 6—8 世纪时，东从太平洋沿岸，西到东罗马帝国的边界黑海一带，突厥人十分活跃。他们在文化上东方接受汉族、西方接受东罗马的影响。6 世纪下半叶，西突厥和罗马之间曾有过频繁的使节往返。

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有三类。1. 汉文史料：有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编辑的《西突厥史料》（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1958 年岑仲勉先生的《突厥集史》二卷和同年德国的华裔学者刘茂才先生的《东突厥史料》二卷（Liu Mau-tsai :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erken, I-II, 1958）。2. 拜占庭—罗马留下的史料：现有匈牙利学者 Gy. Moravcsik 的《拜占庭—突厥史料》（Byzantino-Turcica, I-II, 1958）一书可以参考。3. 突厥汗国本身留下的古代突厥文碑铭。

突厥一词在我国史书上用来指称 6—8 世纪建国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操古代突厥语（或若干古代突厥方言）的部落联合体。现在这个词作为语言学术语用来指称阿尔泰语系^①中突厥语族诸语言，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裕固、乌孜别克、塔塔尔、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图瓦、哈卡斯、雅库特、楚瓦什等语言。

突厥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我国史书《周书》（公元 7 世纪成书）中的《宇文测传》。书中称西魏大统八年（公元 542 年）以前，突厥人每年在河水结冰后侵扰西魏的北部边界。

在突厥之前，从公元前 2—3 世纪起，活动于我国北方草原

① 这一理论认为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朝鲜语（甚至包括日语）一起组成一个大的语系——阿尔泰（Altaic）语系，而阿尔泰语系又和乌拉尔（Uralic）语系（乌戈尔—芬语、萨莫狄语等）组成一个更大的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地区的匈奴（西方史料称之为 Hun^①），一般也认为操突厥语^②（即史籍中常说的“突厥者，匈奴之别种也”）。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汉文史籍中的铁勒、敕勒、狄历、丁零也是 Türk 一名在不同时期的音写。高车一名则为公元 3—4 世纪汉族人对突厥人的另一称谓（因其习惯使用高轮大车之故）。

到了公元 6 世纪，史籍中对突厥各部族有了更多的记载，如《隋书·铁勒传》（公元 7 世纪上半叶成书）把突厥各部分分成七组：“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里海？）以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1）独洛（Toghla）河北有仆骨（Boqu）、同罗（Tongra）、韦纥（Uighur）、跋也固（Bayarqu）、斯结（Izgил）、浑（Hun）等；（2）伊吾（Qomul/Qamul）以西，焉耆（Qarashahr）以北，傍白山（天山），则为契弊（Chibi）、薄落（Boluo）、职乙咥（Chigil?）……乌讷（《北史》作乌护 Oghuz?）、纥骨（Qirghiz）、也咥（Ädiz）等；（3）金山（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Sir Tardush?）等；（4）康国（Samarkand）北，傍阿得水（Idil，即伏尔加 Volga 河），则有诃咥（Az）、曷萨（Khazar）、拔忽（Bulghar）、比千（Pecheneg）……曷比希（Qibchaq?）……苏拔（Suwar）、也末（Yämāk）等；（5）得崑海（里海）东西有苏路羯（Sulujie）、三索咽、蔑促、隆忽等；（6）拂林（东罗马，即拜占庭）东则有阿兰（Alan）、北褥九离（Bashkir）等；（7）北海（贝加尔湖 Baikal）南有都波（Tuba/Duba）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之铁勒。”^③

① 如 20 世纪初在我国甘肃省西部出土的属于公元 4 世纪的古代粟特语（Sogdian）文书中写作 Xwn。

②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保存在我国史籍《晋书》中的两句用汉字写成的匈奴语诗歌（秀支替戾冈 僕谷够秃当）进行了研究。虽然各人构拟的具体语词不同，但都是以古代突厥语为基础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匈奴人的语言不是突厥语。

③ 这里，除个别的（如阿兰应为伊兰语族）和几个目前尚不能确定的以外，其余都是正确的。

11 世纪新疆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一书(绪论)中这样叙述道:突厥人从西到东是: Bächänäk/Pecheneg(比千), Qifchaq/Qipchaq(钦察), Oghuz(乌护), Yemäk(咽蔑), Bashgirt(北褥九离), Bashmil(拔悉密), Qay(奚), Yabaqu, Tatar(哒哒), Qirqiz(黠戛斯), 他们都面对着罗马(即位于罗马的北面), 往东延续。再有 Chigil(处月), Tukhsi, Yaghma(样磨), Oghraq, Charuq, Chumul(仲云?), Uighur(回鹘), Tangut(唐勿/党项), 再有 Khitay(契丹, 指北中国), 再有 Tawghach(他们是南中国)^①。

一般地说, 在汉文史籍中, “铁勒”用作种族名, “突厥”则用来专指建立突厥汗国的一部分铁勒人, 它具有更多的政治涵义。这一点在古代突厥文碑文中也有所反映, 如《阙特勤碑》(北面第4行)中说: “Toquz Oghuz 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这里的 Toquz Oghuz 即汉文史籍中的九姓(oghuz/oghush “姓氏”一字的尾音-s/sh 被前一词的尾音 z 同化为 z)。

在我国史籍中保存有关于突厥的起源的不同传说。除“突厥者, 匈奴之别种也”外, 其余都不可信。从突厥语言学的角度说, 目前学界常被引用的“兜鍪”说(《隋书·突厥传》: 突厥之先……世居金山。金山状如兜鍪, 俗呼兜鍪为突厥, 因以为号)更是没有根据。在古今突厥语中“兜鍪”(意为“头盔”)为 tulgha 或 tīmaq(现代哈萨克语意为“高顶皮帽”)与 Türk 一词毫无关系。

最古老的突厥书面文献产生于第二突厥汗国时期(8 世纪初)。8 世纪中期回鹘(古代维吾尔)取代突厥后, 在政治制度、文化(如文字)等方面仍基本沿袭突厥时代的传统。

公元 6 世纪中期, 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又写作蠕蠕、茹茹)

^① 这里, 也有个别错误: 如 Tangut(西夏), Khitay(契丹), Tawghach(汉族人)不是突厥人。引自 R. Dankoff 《突厥语大词典》(1982 年)的英文版第 82 页。

汗国（407—552 年）为突厥所灭亡。

建立突厥汗国（552—744 年）的统治氏族阿史那族原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西南、天山山脉东部的北麓、准噶尔盆地一带，从属于柔然汗国。史籍上说他们曾是柔然的锻奴。阿史那氏族应属于高车诸族——准噶尔盆地的铁勒。

由于阿史那氏族占据的阿尔泰山脉一带富产铁矿石，加之又和出产良铁的北方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有联系，所以这时阿史那氏族能掌握冶铁技术是很自然的。他们冶炼铁矿石，制造铁制武器，这一点也是阿史那氏族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史那氏族在其族长土门（万户长，来自吐火罗语 *tumane*，意为“万”，突厥碑文中称为 *Bumin*）的率领下，日益强大起来，同时并与西魏建立了绢马贸易关系。

公元 552 年土门击败柔然大军，追杀其可汗，正式建立了突厥汗国。土门自称依利可汗（*Illig Qaghan*），同时派其弟室点密（突厥碑文中称 *Istämi*，东罗马史家称为 *Zilzibulos*，阿拉伯史家称为 *Sinjibu*）经略西方。

在依利可汗的儿子木杆可汗统治时（553—572 年）又杀掉了投降西魏的柔然末代可汗，于是柔然汗国名实俱亡（公元 555 年）。这时在西方，室点密与萨珊朝波斯结成同盟，大破哒哒（*Hephtalites*，563—567 年），占有中亚的粟特地区（*Soghdiana*，也称河中地，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隔阿姆河（*Amu Darya*）与波斯为界，之后并与东罗马有过使节的往来。

西突厥的统治中心在今库车北、中部天山山脉的交通要地和水草丰富的裕勒都斯（*Yulduz*）谷地。在东方，木杆可汗的弟弟地头可汗——东面可汗征服了契丹，并把北方的黠戛斯族也纳入其统治之下。

突厥汗国占有中亚各国，也就控制了所谓的丝绸之路。当时来自中国的生丝是波斯对外贸易的重要货物。波斯每年出口生丝

或丝织品到拜占庭，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突厥汗国也想分享丝绸贸易的利益。当时东西贸易的大权掌握在粟特商人手中。他们说服新兴起的突厥统治者，派出一个以粟特人马尼亚赫（Maniakh）为首的商业使团去波斯，其目的是要取得在后者那里进行丝绸贸易的许可。而萨珊朝则想独占丝绸贸易权利。于是下令把突厥使团带来的丝绸全部买下，付之一炬。

对波斯的交涉失败后，突厥转向东罗马。自公元 527 年以来，波斯同东罗马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其间只有一些间歇。东罗马对突厥使团的到来当然十分欢迎。567 年以马尼亚赫为首的突厥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并向尤斯提念二世（Justinian II）大帝呈上了一封“斯基泰”（Scythian）文的书信。使团请求与东罗马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后者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派遣以西里西亚（Cilicie）人蔡马库斯（Zemarkhos）为首的一个使团，于 568 年随马尼亚赫来突厥报聘。蔡氏一行在裕勒都斯谷地见到了西突厥可汗。希腊史料描述了这次会见：室点密坐在两轮金椅之上，行时以一马驾之。帐幕以杂色绸绢饰之，可汗饮之以酒。酒非葡萄所酿，似以马乳酿之。另一日可汗接见时，见有二室，其中之一置有肖像，可汗卧于金床，室内陈设有金瓶金瓮，另一室内有饰金木柱，有一金床，四金孔雀负之。门口有车，车载银盘及银制动物像。

在击灭柔然后不久，突厥可汗把其统治中心从准噶尔盆地迁移到北方蒙古高原的于都斤（Ütükan）山。于都斤山位于鄂尔浑（Orkhon）河、色楞格（Selenga）河发源的杭爱（Hangay）山脉东南部诸峰间，其近处有突厥人尊崇的圣山。

阿史那氏族为突厥的统治氏族（与以前的匈奴中的挛鞮氏、柔然中的郁久闾氏和以后回鹘中药罗葛氏一样）。突厥可汗都出自这个氏族。突厥汗国被认为是阿史那氏族的“家产”或“共同财产”。所谓突厥汗国是以阿史那氏族（包括与其通婚的阿史德

氏族）为核心的、由铁勒诸部（包括回鹘）、黠戛斯、突骑施、葛逻禄等操突厥语的部族或部族联合体，加上柔然、契丹、奚等被征服的非突厥语族部族民族组成的部族联合体国家。

总之，从 552 年到 583 年，在短短 30 年间，突厥人在亚洲北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封建国家——突厥汗国。关于这一点，古代突厥碑文不无骄傲地写道：“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这时候）四方皆是敌人。他们率军征战，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都征服了（他们）。使有头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并使他们住在东方直到兴安岭，西方直到铁门（关）的地方。他们统治着二者之间的没有君长的兰突厥。他们是英明的可汗、勇敢的可汗。他们的梅录也是英明的，勇敢的。他们的诸官和人民也是忠义的（直译：正直的）。因此，他们这样统治了国家。他们统治了国家并创建了法制。”（《阙特勤碑》东面第1—3行）

但突厥汗国的基础并不是巩固的。在经历了土门可汗、木杆可汗和陀钵可汗几代昌盛强大之后，于公元 582 年正式分裂为据有蒙古高原本身的东（或北）突厥汗国和统治中亚各地的西突厥汗国。

这时期我国内地经过长期的分裂，重新又统一在隋朝（581—618 年）的统治下。公元 585 年东突厥可汗沙钵略（Ishbara）正式向隋朝称臣。之后隋又封继沙钵略即位的叶护可汗（Yabghu Qaghan）为莫贺可汗（Bagha Qaghan）。

东突厥汗国经历沙钵略、处罗候、都兰、启民、始毕、处罗、颉利等可汗的统治，于公元 630 年亡于唐。唐朝在蒙古草原北部铁勒诸部地区设立六都督府和七刺史州，分别任命各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在蒙古草原南部也设立刺史州统属于设在今呼和浩